

梅茨吉 主编

水浒系列小说集成

张清 马时彦



张清
施恩



【清初】

陈忱

水浒后传

民出版社

【清初】

陈
忱

水浒后传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替天行道，再展绿林雄风
剪丑除恶，告慰水泊英灵
重整旗鼓，又创一番业绩
浓绘轻描，直叫鬼泣天惊



ISBN 7-207-03551-9



9 787207 035516 >

ISBN7-207-03551-9/1 · 573

定价:297.00 元(全书十四册)

水浒系列小说集成

I202.4
53

水浒系列小说集成

水 浒 后 传

(清)陈 忱 著
张安祖 校点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吕观仁 李春兰
封面设计：杨 群 李 栋

水浒系列小说集成

水浒后传

Shuihu Houzhuan

(清)陈 忱 著

梅庆吉 主编 张安祖 校点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科技导报印刷厂制版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1¹²/₁₆·插页 2

字数：270 000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7-207-03551-9/I·573 全套十四册 定价：297.00 元

《水浒后传》

出版说明

《水浒后传》是《水浒》续书中最早的一部作品。现存最早的版本为康熙甲辰(1664)刊本,题“古宋遗民著”、“雁宕山樵评”。古宋遗民、雁宕山樵均为明遗民陈忱(约1613—?)的别名。浙江乌程(今吴兴县)与浔镇人。

小说描写梁山泊英雄受招安后,阮小七、李俊等未死英雄因无法忍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欺凌压迫,再次聚义,反对贪官恶霸,抗击金兵,最后到海外创立基业,并受到宋朝册封的故事。这部作品是《水浒》续书中较优秀的一种。

我们这次整理,以康熙甲辰本为底本,同时参校了其他版本。

目 录

- 第 一 回 阮统制梁山感旧 (1)
张干办湖泊寻灾
- 第 二 回 毛孔目横吞海货 (12)
顾大嫂直斩豪家
- 第 三 回 病尉迟闲住遭殃 (22)
栾廷玉失机入伙
- 第 四 回 鬼脸儿寄书罹祸 (31)
赵玉娥炫色招奸
- 第 五 回 老管营蹇遭横死 (40)
扑天雕冤被拘囚
- 第 六 回 饮马川李应重兴 (49)
虎峪寨魔王斗法
- 第 七 回 李良嗣条陈赐姓 (58)
铁叫子避难更名
- 第 八 回 万柳庄玉貌招殃 (68)
宝带桥节孀遇盗
- 第 九 回 混江龙赏雪受祥符 (78)
巴山蛇截湖征重税
- 第 十 回 墨吏赔钱受辱 (87)
豪绅敛贿倾家
- 第 十 一 回 驾长风群雄图远略 (96)
射鲸鱼一箭显家传

第十二回	金鳌岛开基殄暴 暹罗国被困和亲	(105)
第十三回	救水厄天涯逢故友 换良方相府药佳人	(114)
第十四回	安太医遭谗避迹 闻参谋高隐留宾	(123)
第十五回	大征战耶律奔溃 小割裂企弓献诗	(132)
第十六回	浔阳楼感旧题词 柳塘湾除凶报怨	(140)
第十七回	穆春喋血双峰庙 扈成计败三路兵	(149)
第十八回	黄统制遭枉归山 焦面鬼谋妻落井	(158)
第十九回	纳平州王黼招兵 逐强徒徐晟夺甲	(167)
第二十回	卖杨刘汪豹累呼延 失保定朱仝投饮马	(176)
第二十一回	李应火烧万庆寺 柴进仇陷沧州牢	(185)
第二十二回	破沧州义友重逢 困汴京奸臣远窜	(194)
第二十三回	丧三军将材离火宅 演六甲儿戏陷神京	(203)
第二十四回	献青子草野全忠 赎难人石交仗义	(212)

第二十五回	折王进小乙逞雄谈 救关胜大名施巧计	(221)
第二十六回	逢天巧荒殿延英 发地雷寺基歼贼	(230)
第二十七回	渡黄河叛臣显戮 赠鸩酒奸党凶终	(239)
第二十八回	横冲营良马归故主 郛城店小盗识新英	(248)
第二十九回	还道村兵擒郭道士 紫髯伯义护美髯公	(257)
第三十回	聚登云两寨朝宗 同泛海群雄辟地	(266)
第三十一回	国主游春逢羽客 共涛谋逆遇番僧	(275)
第三十二回	庆生辰龙舟观竞渡 篡宝位绮席进霞丹	(284)
第三十三回	头陀役鬼烧海舶 李俊誓志守孤城	(293)
第三十四回	大复仇二凶授首 议嗣统众杰归心	(302)
第三十五回	日本国兴兵构衅 青霓岛煽乱歼师	(314)
第三十六回	振国威胜算平三岛 建奇功异物贡遐方	(322)
第三十七回	金鳌岛仙客题诗 牡蛎滩忠臣救驾	(331)

- 第三十八回 武行者僧房叙旧 (340)
宿太尉海国封王
- 第三十九回 丹霞宫三真修静业 (350)
金銮殿四美结良姻
- 第四十回 荐故观灯同宴乐 (359)
赋诗演戏大团圆

第一回 阮统制梁山感旧 张干办湖泊寻灾

诗曰：

甲马营中香孩儿，志气倜傥真雄姿。
殿前点检作天子，陈桥兵变回京师。
黄袍加身御海宇，五代纷争从此止。
功臣杯酒释兵权，神武不杀古无比。
可惜时无辅弼臣，杂王杂霸治未闻。
烛影斧声垂青史，那堪再误伤天伦。
立位逾年改号早，金膝誓约为故草。
秦王贬黜尺布谣，德昭德芳俱横夭。
竖儒倡议欲南迁，宗社岌岌烽火连。
御盖过河呼万岁，南兄北弟始两全。
澶渊之役作孤注，乾坤再造功无二。
朝中不拔眼中钉，雷阳枯竹沾新泪。
圣人特降赤脚仙，深仁厚泽四十年。
南衙笑似黄河清，枢使夜夺昆仑天。
青苗法行伤国脉，郑侠绘图忤安石。

天中桥上子规啼，半山堂内无筹划。
首揆幸有涑水公，市夫佣贩皆融融。
军中韩范惊破胆，金莲送归词翰荣。
元佑党人何所负？窜逐诛夷皆准奏。
日射晚霞金世界，竟成语讖为北狩。
崔君泥马渡九河，六官能唱杭州歌。
二圣回归尚无日，将军愤死呼渡河。
朱仙镇上虬生胃，痛恨黄龙志未售。
风波亭内碧血凝，甘心侄膝微臣构。
天道昭昭不可移，神器重归艺祖裔。
侍奉两宫孝莫伦，苒母生时雪窖悲。
十里荷花三秋桂，立马吴山势崩溃。
淮山之捷出书生，干戈祸定天应悔。
炙手可热握大权，侍郎充犬吠篱边。
空谈性命成何济？谢金函首玉津园。
半闲堂中斗蟋蟀，襄阳五年围不撤。
楼台灯火葛岭西，湖上平章欢未歇。
破竹迎降冰逆流，东南半壁谁能留？
可怜无计干净地，开花结子在棉州。
泉亭山下嘶万马，孤儿寡妇何为者？
钱塘江上潮不来，朝臣尽立降旗下。
零仳洋里叹零仳，空扶幼主在翔兴。
甲子门中大星陨，赵氏块肉浮江滨。
小楼三年在燕市，成仁就义真国士。
黄冠故乡不可期，大宋正统乃绝此。
六陵冬青叫杜鹃，行人回首望断烟，
千秋万世恨无极，白发孤灯读旧编。

这首长歌，是说宋朝得国之始，败国之由。自太祖开基，太宗承统，其中列圣相传，并无荒淫暴虐之王，只是优柔不断，姑息为心，又有金壬之臣接踵而生，害民误国，把一座锦绣江山，轻送与别人。其中虽多经济大臣、韬铃勇将，却都弃置不用，无由展其长技。后来国势将倾，虽有几个能人，也就不能挽回了。且如教主道君徽宗皇帝，天姿高朗，性地聪明，诗词歌赋，诸子百家，无所不能，无所不晓。若朝中有忠直的臣宰赤心谏导，要做个尧舜之君，却也不难。他却偏用蔡京为相，引进了一班小人，如高俅、童贯、杨戩、王黼、梁师成之辈，都是阿谀谄佞，逢君之恶，排揆正人，苛削百姓；所做的事，却是造艮岳、采化石纲、弃旧好、挑强邻、纳贿赂、任私人、修仙奉道、游幸宿娼，无一件是治天下的正务。遂至土崩瓦解，一败涂地，岂不可惜！即如梁山泊内一百八人，虽在绿林，都是心怀忠义，正直无私，皆为官私逼迫，势不得已，避居水泊；后来受了招安，遣他征服大辽，剿除方腊，屡建功勋，亡身殉国。平定江南回京之日，可怜所存者不过十分之三；虽加封官职，已是功高不赏。那奸臣辈还饶他不过，把卢俊义宣召到京，赐宴之时，瞒着徽宗，暗地里下了慢药。回至庐州，水银毒发，坠水而亡。又将鸩酒赐与宋江。宋江明知有毒，恐怕留下李逵惹是招非，坏了一生忠义，骗他来与他同饮，双双而死，葬在楚州南门外，宛似蓼儿洼一般。吴用、花荣与宋江平日最好，闻知此信，来到宋江墓上，对面缢死，也就殡在一处。那楚州百姓，受宋江恩惠的，墓边经过，无不堕泪，春秋常来祭奠。可见公道原在人心。有诗为证：

戴渊昔日出南塘，入洛能殉社稷亡。

今日忠心同类此，空悲父老奠壶浆。

这一段话是《水浒传》的煞尾，前已讲过，为何重复提起？看官不知，大凡忠臣义士，百世流芳，正史稗乘为他立传著录，千古不泯，如草木之有根芽，逢春即发；泉水之有源委，遇雨则流。宋江一

片忠义之心，策功建名，不得令终，负屈而死。那些亡过之人，已是不能起死回生；但还有存在的许多肝胆义士，岂可不阐扬一番，为后世有志者劝？

他当日同心合胆兄弟，共是一百八人。为征方腊，殁于王事者过半；所存者，除了武松损了一臂已作废人，在杭州六和塔下养老不算，其余还有三十二人，是：

公孙胜、呼延灼、关胜、朱仝、李俊、李应、戴宗、燕青、
孙立、孙新、阮小七、柴进、朱武、黄信、樊瑞、乐和、童威、
童猛、宋清、裴宣、穆春、蒋敬、萧让、金大坚、安道全、蔡
庆、杜兴、杨林、邹润、凌振、皇甫端、顾大嫂。

这些人，或有赴任为官的，或有御前供奉的，或有闲居隐逸的，或有弃职归农的，或有修真学道的。这三十二人散在四方，如珠之脱线，如叶之离条，再不能收拾到一处了。谁知事有凑巧，缘有偶然，机括一动，辐辏联合，比前番在梁山泊上更觉轰轰烈烈，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来，功垂竹帛，世享荣华，成了一篇花团锦簇的话文。使人见之，一个个都欢欣鼓舞，快意舒怀，不禁拍案叫绝。

如今却说那阮小七，从征方腊得功回京，一例升授官职，除了盖天军都统制。那地方原是蛮荒徼域，人民梗化，不遵法度；这阮小七又是个粗鲁汉子，不知政体，虽则到任两个月，只不过吃酒玩耍，哪里耐烦理事。先时破了帮源洞，见了方腊的冲天巾、赭黄袍，一时高兴，穿戴起来，摇摇摆摆，不过取笑一番，却被王禀、赵谭看见，道他不该，变脸嗔喝。宋江劝住。那王禀、赵谭又在蔡京面前说他野性不改，恐有谋反之情。蔡京就奏过圣上，削除了他的官职。那阮小七是个豪爽的人，也不以为意，同着母亲仍旧到石碣村一向住居的所在，盖造了十来间草房，土墙竹篱，甚是清雅；寻了两三只小划船，收拾村中几个渔户做了伴当，依旧在石碣湖中打鱼奉母。只是衣食丰腴，不是那穿棋子布背心时的光景了。

一日是四月天气，万绿盈门，晴光潋潋，就带了两个伴当，提了瓮村醪，几味鱼鲜蔬菜，到湖边柳阴之下，蓬头跣足，盘膝坐下。一面吃酒，一面看景，一连吃了十余大碗。看着那湖水山光，蓦然想起旧事，心中懊恼起来，不觉连声叹气。伴当问道：“好好吃酒，为何忽然烦恼起来？”阮小七道：“你们不知，当初我家原是哥儿三个，靠着一身本事，在这湖中打鱼为活。只因耐不过贫穷，却被一个东溪村吴学究先生说去撞筹，到晁天王庄上商量打劫生辰纲，图个下半世快活。不料白日鼠白胜败露出来，只得同晁天王一班儿弟兄同上梁山避难。后来宋公明也来上山入伙，弟兄们越多了，做成掀天揭地的事业，尽好受用。无奈宋公明日夜望着招安，后来天子三降诏书，宿太尉保奏，大家就收拾朝京。即差我们征服大辽，剿除方腊。赤心为国，血战数年，两个哥哥俱死在沙场，骸骨不得还乡。我蒙皇恩，得授官职；只因破了清溪的时节，一时孩子气，穿戴方腊服色，被王禀、赵谭造谤，削夺为民，却也不在我心上。如今倒落得自在，随意打几个鱼，供养老娘，逍逍遥遥，再不受这伙奸臣的恶气了，到后来图一个囹圄尸首也就罢了！只是闻得宋公明、卢员外俱被奸臣假传圣旨，将鸩酒药死，吴学究、花知寨俱缢死在楚州墓上，岂不伤痛！若依我阮小七见识，当日不受招安，弟兄们同心合胆，打破东京，杀尽了那些蔽贤嫉能的奸贼，与天下百姓伸冤，岂不畅快？却反被他算计得断根绝命！如今兄弟们死的死了，散的散了，孤掌难鸣，还做得什么事？前日听得人说，皇帝要在这山上建造庙宇，奉祀他们死过的这班人。不知确也不确？我明日备些酒肉，到山上浇奠一番，也是平日的弟兄情分。你们众人也都同去看看。”一头说，一头吃，把一瓮村醪吃得罄尽。叫伴当收拾了，一同回家。一宿无话。

次日起来，就叫伴当宰了一口猪、一腔羊，买些香烛纸钱，扛两坛酒，将划船装好了。两个伴当荡桨，又有几个随从着，慢慢地从石碣湖荡到梁山泊里。从金沙滩上岸，走在忠义堂基址上，一看光景，

比前大不相同。但见：

万山料峭，野水苍茫。天关崩塌，四寨空虚。晴天正四月清和，惨雾似九秋黯淡。断金亭下，犹存珠贝零星。忠义堂前，剩得刀枪断缺。杏黄旗破幅挂松梢，锦战袍旧襟堆榭叶。空岩凝血，埋藏腐烂心肝；乱棘招风，挂满焦枯毛发。户额篆文尘燕屎，石碑姓氏蚀苍苔。豺噪似醉汉鼾呼，虎啸疑登坛叱咤。正是：将军战马今何在？野草闲花满地愁。

那阮小七山前山后各处走过一遍，甚觉伤心。只见那山顶旁边乱堆着些砖瓦木植之类，却是新的。想道：“这自然是起盖庙宇的了。”随叫伴当搬上东西，摆在忠义堂空地上，点了香烛，满满地斟了五七十大碗酒，朝上乱拜几拜，叫道：“晁天王、宋公明二位哥哥，众兄弟英魂不昧，我阮小七一片诚心，备些酒肉重到山寨里望空浇奠。众位都要似生前一般，开怀畅饮。虽是被奸臣所算，害了性命，却也天下闻名，道是我等替天行道，忠心为国的汉子。我阮小七他日死后，自然魂灵随着哥哥同在一处。”说罢，放声大哭了一场，又磕了几个头，烧化纸帛，叫伴当把猪羊切碎，烫起酒来，大家来吃。伴当道：“不曾带得刀来怎处？”阮小七道：“不妨，我腰边有解手刀，割来吃罢。”掀起衣襟，伸手去摸，笑道：“啊呀，也失带了！也罢，你就把手来撕开吧。”伴当撕肉烫酒，团团坐定，大块肉大碗酒吃了一回。

阮小七酒已半酣，揎拳裸臂地说与伴当们道：“你们不晓得，这是忠义堂，前面扯起一扇杏黄旗，旗上写着‘替天行道’四个大字。——兀的见石柱倒在地上哩！大堂中间供养晁天王灵位。左边第一把交椅是寨主宋公明。因建一坛罗天大醮，报答神天，七昼夜圆满，上苍显异，坠下石碣，却篆着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位地煞星的姓名。因天文定了位次，不敢僭越，依次而坐。我却是天败星，坐第三十一把交椅。若商议什么军情大事，擂起鼓来，众好汉都

聚堂上，听传号令，好不整肃。那两边还有许多耳房、旱寨、水寨、仓库、监房。自从受了招安，尽行拆毁，如今变做满地荒草、几堆乱石了。你道可伤不可伤！”

说一回，吃一回，不觉大醉。立起身来正打点收拾回船，只见远远山前大路上，敲着铺兵锣，蓝旗小对，执事双双，青罗伞下罩着马上坐的一个官员，吆喝而来。阮小七道：“好不奇怪！这山僻去处，哪有官府来往？”说声未绝，渐渐直到忠义堂上来。阮小七定睛一看，那个官儿模样生得：

骨查脸，鹰眼深眶；绰略口，鼻须倒卷。广有机谋，常多冷笑。相府阶前施婢膝，济州堂上逞奴颜。

你道马上这官是谁？原来就是蔡太师府中张干办，前日随着太尉陈宗善来山寨里招安过的。因他伶牙俐齿、擅作威福，阮小七把十瓶皇封御酒偷来吃了，换上十瓶村白酒。诏书上无安慰之意，众好汉心中不服，一齐发作，扯破招书。亏得宋江劝解，连夜送下山，抱头鼠窜而去。因他极会逢迎，蔡京十分信任他，要抬举他一场富贵，对吏部文选司说了，讨这济州府通判与他做。到任未及三个月，因太守张叔夜升了廉访使，他便谋署这济州府印。倚着蔡太师脚力，凌压同僚，苛虐百姓，无所不为，人人嗟怨。他思量宋江这一伙虽然消散，那梁山泊旧寨或有旧物埋藏，可以搜寻；余党潜伏，缉捕得几个倒有些生发。这两日是四月天，农忙停讼，没处弄钱，趁闲来此巡察，不想却好遇着阮小七一起人在此。一见便喝道：“你这伙是什么歹人，又在这里啸聚？左右快与我拿下！”

阮小七不听便罢，听见这般言语，火星直喷，如何忍得？提着双拳说道：“我老爷在此吃几杯酒儿，干你鸟事？做张做智要来拿我！”跟随人役有认得的，道：“这便是活阎罗阮小七。”张通判大怒道：“你这杀不尽的草寇，重新在此造反！我今为一郡之主，正要剿除遗贼，怎敢在我面前如此放肆！”阮小七圆睁怪眼，手拍胸脯，露出那

青郁郁刺的豹子来，骂道：“你这腌臢畜生！我老爷也曾为朝廷出力，征战多年，蒙授盖天军都统制。哪里钻出来这害民的贼贼，无事便来撩拨老爷？”抢到马前，要提他来下，被众衙役拦住，不得近身。阮小七大吼一声，想要杀他，身边又没有器械，就夺衙役手中藤棍，劈头乱打，把张通判的幞头一下打得歪瘪在半边。众衙役慌忙护卫，当不得阮小七力大，把藤棍一搅，都倒在地。

张通判见不是头，扯转马，连抽两鞭，飞也似跑去。众衙役也都爬起逃走。走得慢的，被阮小七抓着一个，喝道：“这是什么野贼，倒来闹事？”擎着拳头便打。那人杀猪也似叫道：“老爷，不要打！不干小人事！这是济州通判，是东京蔡太师府内姓张的干办，新任未久，恐怕泊里另有什么闲人，故来巡视，认不得老爷，如此唐突。求饶了小人狗命吧！”阮小七道：“既然如此，且饶你。只是你去对那野贼说：‘敢是天大的胆，没事便来轻惹老爷’！”那人得了性命，没口地说道：“小人就去说！”一骨碌爬起来去了。阮小七道：“原来就是那个张干办！不过是蔡京门下一个走狗，岂可为民父母？朝廷好没体统！可惜不曾带得刀来，砍了这颗驴头便好！”正是：

书诗逐墙壁，奴仆且旌旄。

阮小七性定一回，酒也醒了，叫伴当收拾回船。划到家里，已是黄昏时候。对母亲说知此事，那婆婆埋怨道：“两个哥哥通没了，你是个独脚腿，每事也要戒些性子。倘那厮明日来合嘴，怎处？”阮小七道：“不妨。老娘放心，我自有对付，凭他怎地！”当夜无话。明早起来，依旧自去打鱼。

到第三夜二更时分，阮小七睡在床上，忽听得门外有人走动。抬起头来，只见火光射到屋里。连忙爬起，穿好衣服，且不开门，掙口腰刀，手里提根柳叶枪，踮起脚来往墙头外一望，见一二百士兵，都执器械，点十来个火把，把草房围住。张干办带着大帽，紧身衣服，挂一副弓箭，骑在马上，叫道：“不要走了阮小七！”十来个士兵